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

▲蔡亮、张自蕤油画《三大主力会师》,1977年

毛泽东在1935年12月的报告中说:“十二个月光阴中间,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,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,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,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,长驱二万余里,纵横十一个省。”

长征是用鲜血、泪水和汗水杀出的一条血路。面对着绝对优势兵力的凶恶敌人,红军指战员不论顺境逆境,都发扬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。经历过长征的血与火的考验,众多年轻的优秀将领成长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,他们的名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熠熠生辉。

今天我们摘录长征回忆录《二万五千里》中一些关于战斗的文字,看我军如何以少胜多,以弱胜强,最终夺取胜利。

——编者

长征亲历者笔下的长征·战斗

胜利的微笑,在每个红色英雄的脸上绽放

突围的第一仗

谭政

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、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

到达了固营附近,已经是准备突围行动的第四天了。自不量力的靖卫团,居然也耀武扬威,凭着固营土围不断的施放冷枪,似乎要阻止我们宿营的样子。“哼!好大胆,等待天黑了再说……不妨作我们突围的初步尝试呢!”战士中议论纷纷。第二天早上,什么靖卫团总、守望队长及土豪反动分子五十余人,均已成了瓮中之鳖,无一幸免。

一队队的红色健儿,向着金鸡、新田出发了。今天我一师的任务以迅速解决的手段,分路袭取金鸡、新田,将敌人各个击破,作为突破南面封锁线的第一步。“今天是突围的第一仗,同志们努力吧!明天准备以胜利品相见。”在集合出发的行列中,一、二团的战斗员与三团战士互相订竞赛了!

我主力(一、二团及师直属队)约于下午五时达新田附近,从居民中得知盘踞金鸡之敌约一营,已于昨晚退安息。守新田者为粤敌之第一师第二团,因我伪装部队刚到达新田街口,后续部队尚未跟上,即被敌发觉,仓忙退入堡垒。乱枪四放,街上正在逢墟,一时秩序大乱,袭击因而未奏效。即于是晚布置强攻,此时星光灿烂,只听得脚步声,部队各自按照它所受领的任务,进入战斗了。一阵阵机关枪声炮声,从敌人方向传来。继之以手榴弹声,总是周转不停。突然间,枪声炮声均停止了,手榴弹的声音还在不断在响。“呦,奇怪了!”一时火光烛天,黑烟滚滚,敌人溃退了。他们把所存之军米洋油,放火焚烧,并延及居民住宅商店。叫喊声、哭泣声,不绝于耳。我第一团之全部及第二团之二、三两营星夜沿马路向安息方向追击前进。第二团之第一营及师直属队之一部,及全师大小行李当晚在新田集结,大家忙于救火,有的搬梯子,有的舀水,一下子把火扑灭,居民从悲愤的情绪中,又出现满脸笑容。不绝断的在那里称赞红军呱呱叫。

我第二团之第一营及全师的大小行李于第二天(十月二十二日)午前三时向石背前进,于八时到达石背附近。此时敌之第一师第三团及教导团,正由重石、板石退安息,在石背街口与我遭遇。此时我们所意料的以为是本地团匪,谁料他是粤敌的两个团呢。敌人知我兵力甚小,便正式集结兵力向我猛冲,我独一无二的特务队便也毫不让步的上去迎击,敌不得逞,战局遂成对峙形式。

正在战斗中,我一、二两团由新田方向赶来。他们跑了一晚,没停脚也没有吃饭。先日又参加了新田战斗,不免有些疲倦。但远远的听见石背方向的枪声,勇气又为之一振。接着飞也似的跑步从二三十里路的地方赶来,从敌左翼截击,与我第二团之第一营及特务队配合行动,不消一小时即将敌人阵地全线击溃。敌全部向安息溃退,我军猛烈追击,敌溃不成军,混乱异常。加以一路均系隘路,人踏人、马踏马,伤亡颇大,沿途尸首遍地、血迹淋漓,马匹行李公文箱及许多弹药军用品均我缴获,并俘获人枪甚多。一直追到安息附近,又遇我第三团及第二师全部赶来,迎头截击,其后尾部队被我全部缴械,其残部则退入安息,与安息之敌困守安息堡垒。

彭军团长炮攻大来圩

艾平(张爱萍)

长征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,第十一团、第十三团政委

拂晓以后,我们四师十一团的队伍,就接近到敌人的堡垒下面去了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指战员下定了攻下大来圩堡垒的决心。子弹上了弹腔的步枪,紧握在每个战斗员的手里。站在最前面的,拿着手榴弹,步枪上装上了明晃晃的刺刀,等待着炮声一响,敌人乌龟壳一炸裂,立即投入冲锋。

事情有些不大妙,炮声是轰轰的响了四五下,然而敌人的堡垒仍然依旧无损地直立着。

一些战斗员等的火起,细声地愤怒地咒骂着炮兵的射击手,“真没有用呵!”

“为什么把炮架这样远!”彭德怀军团长亲临前线,看见炮架的太远,火起的着急的说。

“他们说近了不好发射。”一个指挥员不待他说完,这样的回答他。

“快移到这里来!”彭军团长命令着:“距离太远怎么能够命中?再打也是空的。”

炮从我们指挥阵地后面的一个山头移到距敌四百米远的地方,又是打了四炮,仍像以前一样地没有击中目标。

真是使人有些火起了!

“等我来!”一个半旧的牙刷,插在皮包外面,半新不旧的军用皮包挂在左肩下,右肩下还挂着望远镜,背上背着一个半旧的斗篷,彭军团长急促的走到炮兵阵地,瞄准一下,“真是不中用!偏差这样大,还打的中吗?”

“要他们准备好!”彭军团长一面弄着炮,一面命令十一团首长:“一打中就冲!”

“轰!”刚中在敌堡垒的角下。“轰!轰!轰!”于是炮声连发起来了。

“冲呀!冲!”彭军团长高高举起他那个破了的红军帽子,在空中不停的指挥着大喊起来了:“前进!都前进!消灭他干净!”

犹未减当年炮轰赣州之威风。曾记得,在一九三二年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三军团攻赣州的战斗中,敌人在南门城楼上,架起重机关枪,妨碍我军攻城,在我们彭军团长亲自射击之下,只见那城楼一坍,满天乌黑!人呀,枪呀,子弹呀,木板呀,灰土呀,不着地飞腾天空。

今天,也是该乌龟倒霉,赣州南门城楼的轰毁,又重演于湖南之大来圩。

这下可美了!步枪也叫起来了,手榴弹也发起威来了,“冲呀!”“杀呀!”“捉活的呀!”红色战士们连叫带吼的,犹如猛虎扑羊群一般的冲过去了,就是这一下,这一线乌龟壳都打破了。

多谢何键的大礼,又送了我们不少的轻机关枪啦,步枪啦,驳壳枪啦,手榴弹啦,军用品啦……

胜利的微笑,从每个红色英雄的脸上呈现出来,不约而同地,兴高采烈地在高唱着:

共产党领导真正确,工农群众拥护真正多。

红军打仗真不错,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。

我们真快乐,我们真快乐,我们真快乐!亲爱英勇的红军哥!

我们的胜利有把握!上前杀敌莫错过!把红旗插遍全中国!

在重围中

莫文骅

长征时任红八军团宣传部长、上级干部队政委、干部团政治处主任

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环境。当我们野战军到达湖南道州附近及广西全州、灌阳之间的时候,敌人布置了极严密的封锁线来防堵我们,而且追击的周纵队追得紧紧的,右翼截击的薛纵队已到达全州,左翼截击的广西部队又从灌阳、桂林而来。

屈指一算,敌人四面八方兵力足够了三十至四十万了!空中来来去去的飞机还不算在内。

有一天,湖南敌人的飞机掷了好几个炸弹之后,随即散发了一些传单,表现他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扑灭我们,传单中有几句是:

“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,请你们快来! 来!来!来!来进我们安排好了的天罗地网!”

我们知道又是一场恶战了!这是几省敌人的精锐,更利用天然的地形,有名的湘江,布置好了的封锁线,比任何一次封锁线都来得凶。

这算是突围后第四次剧战了。在长征的战斗历史中,我们叫做“第四道封锁线”。

年轻的红八军团,它是突围时产生的。它的产生,即突围的开始。几月来,数省的转战的战争中,都是担任侧卫,扫平侧方敌人,而屡表它的新的铁拳的力量,在几次初试的战斗中力量还表现得不错。

这一回,它因由湖南之永明入广西灌阳之任务改变,奉命折回经道州附近,日夜兼程的归还主力。那时,追主力的敌人和八军团平行前进,走了两天两晚,没有吃,也没有休息。才赶到主力时,主力正在与追击的敌人剧战中。因为没有担负战斗任务及早脱离敌人的原故,我们便在枪林弹雨中穿过空中的飞机轰炸,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前进了。

我们当晚在水车宿营。水车的景色听说还不错,因为夜晚才到,天明便出发了,没时间也没心思去鉴赏它。

天未明出发,随九军团前进,担任左翼,水车留有五军团之三十四师掩护。

那天是突破敌人封锁线的开始的一天,亦是严重战斗的一天!

行军中听到右翼枪击剧烈,飞机数架,在空中投弹,我们知道右翼主力兵团正在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了。我们相信,虽敌人层层封锁,四面包围,但主力无论如何是能突破的。正在其时,水车方向枪响了,知道三十四师抗击追敌的掩护战斗也开始了;同时又听到前面打了一些零碎枪声,但不知究竟,然而不管如何,赶快前进,突过敌人的封锁线,才能便于机动,并且前面是否有障碍还不知道,于是急急的前进,途中休息的时间也缩短了。

因为是在九军团的后面跟进,起先虽然听到一些零枪,但仅仅是零枪罢了,没有继续。

“拍!拍!”继续而起的“嗒!嗒!嗒!”的声音,步枪声机枪声,突然起自前进路上百米前面的山腰丛林中!只听“哟”的一声,尖兵排长负伤了!队伍于是就地散开,因为敌人已占领了阵地,前卫团长即指挥占领阵地,并侦察敌情。

这真是咄咄怪事了!九军团才过去为什么又有一支兵从中间插进来?原来九军团过去一个多钟头,这支兵是从灌阳才到的广西军队,先听到的零枪,是他们打九军团的落伍的同志呢!

要攻击前面的敌人,扫清障碍,才能前进,不然后头的追敌,将三十四师压下来,则我们前后受敌了,于是下令攻击。但是啊!敌人已占领了主要阵地,而后面后续部队又纷纷赶到,多少又不很清楚,也难于短时间消灭敌人,何况当时的任务不是消灭敌人呢!问题又来了:如果不扫清去路,又怎样办呢?九军团已经走了,择路不到,右翼枪声亦已稀疏,而且越打越远,大约是冲破了敌人的初步封锁线了。正当其时,三十四师后面的枪声大作,接近着我们!

那时已是下午三点,指挥的首长正在商量。

突然飞机两架来了!离地面不过三百米,其声“咯咯!”当时除战斗部队外,行李伙食担子马匹担架四散在山上各寻荫蔽的位置,而不可得,飞机更显它的威风,机关枪连续的扫射,但是,我们在百忙中仰头看飞机的翼下原来已没有炸弹了,机关枪是不足害怕的。

正面不能通过,已是无疑的了!但是如何归还主力呢?在估计右边的情况中,已知主力得胜了,不只枪声渐远,而飞机也在比较远的地区旋转,虽然相隔好几十里,但应迅速从侧方去会合方算上策,不然天晚难于动作了。于是后方部队、行李便在飞机去后集中了向主力的方向而去,战斗的部队,还在与敌人对峙中。

后方行李马匹……连夜的走,战斗部队亦在黄昏时撤回,沿行李后方部队所去的路前进,我那时是随着战斗部队。

好在月色朦胧,平坦的道路行时并不感到很大的困难(当然是疲劳的打瞌睡,这不过是指比走崎岖山路好些)。一直走到天快拂晓,来到一条马路边的平坝子,四面火光,好似有许多部队在宿营,我们分析是后方部队了,觉得很欢喜,但未见哨兵又奇怪!再走,遇见了一匹马在路旁向我嘶了几声,啊!原来是我的马呢!旁边睡的是饲养员,我叫他起来,他于是睡眼朦胧的向我一看。我问:

——你们都在这里么?

——不,伙食担子走了。

——你呢?

——我等你,还有军团长等他们的马,都一齐在这里等你们。

——附近是什么部队,宿营这样多火光?

——不,都是掉队的!

——哟!……!

于是督促了掉队的大部分前进,我们骑在马上打着瞌睡跟队伍前进,在这样的环境中,好不舒服!

再走二十多里,到一个小街,天已是明了。狗叫鸡鸣催着睡熟的人们早起,但是狗呀!鸡呀!哪知我们走了约两百多里还没睡哟!很漂亮的街,有些同志都想睡一觉再走,但是街子很好,而不是久居留的地方,查清了前进道路之后,知道主力已过了湘江了,离此约四十里路,于是不得不再向前赶!赶到麻子渡,渡河。

一出街口,在初出的微红的太阳映照之下,看到了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。有的原本未动,有的扯烂了,有的一页一页的散发满地,有的正在烧毁。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,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,有土地问题,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,有战略学,还有许多地图、书夹、外国文书籍等,这些都是我们思想上的武器及战争中必须的材料,现在不得不丢了,烧了,可惜呀!

我知道了,前面还有更大的战争,因为敌人企图在湘江附近消灭我们呢(虽然他是梦想)。最后的封锁线还在前面,前面的部队为了便于行军作战而减轻行李担子,因此将大批宝贵的书,不得不烧了,丢了!

马路上的行军,四十里路本来好走的,但太疲劳了,觉得太远了,饥了,想睡了,但又不得不再鼓勇气,到达渡河点,以抢渡湘江,因为如果不能渡江是会被敌人截断,因主力大约已过了河。

各连队的政治工作人员沿途利用一些最少的可能利用的时间,向一般战斗员解释,鼓动,说明抢渡湘江的重要,与我们的前途:因为现在还是处在敌人的重围中,不只抢渡,而且要担负掩护战,因为三十四师已另走别条路去了,殿后的便是我们八军团!

晨八时,离麻子渡约十里(这是广西省了)正走得非常的疲劳时,忽而飞机沿马路来了,呀!没有荫蔽地,也不能有充裕的时间了,因为要抢渡呢!给它打吧!不得已的时候,才稍靠两边闪开。在敌人的空中的机关枪炮弹下行军却是一件万难的事,然处在这样的环境,任务又是重大的,只好抱着最大牺牲的决心,其他通不能顾到了。同时我们知道飞机虽然能杀伤我们一些人马,妨碍我们的行动,但不能活捉我们,亦不能解决战斗的。

在马路的附近,还有部队不断的向麻子渡急进,这表明着渡河还没完毕,担任掩护的八军团至此再不能前进了。

那时得来的消息,前面主力已将敌人打坍,冲破敌人最后封锁线,还在追击中,战斗中;左边界(离麻子渡三十里)已到敌人,友军某部在那里和它打掩护战;右边由全州来的敌人,亦正向友军掩护阵地猛攻。这严重的任务摆在年轻的八军团同志的面前了:使主力完全能够彻底消灭敌人,冲破它的封锁线,同时使左右的友军部队不至受两方的夹攻。于是八军团后卫的掩护是严重任务了,因为局部的运动防御战的胜利(能够相当的阻止敌人便是胜利)才能保证与配合主力的进攻的彻底胜利。于是便布置警戒,准备迎头痛击可能追击的敌人,保证整个战略——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完全胜利。

至此将部队布置警戒及休息后便煮饭吃,但后方部队还不知到哪里了,于是随便的各单位派人煮,没有菜也吃,也觉得很有味的,没有碗筷的随便用手用帽子装来吃,也不觉得什么不干净!这包含着什么内容?很简单,饿了几餐,而且还要准备行军战斗啊!

主力已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了,左边接着枪声若断若续,然而右边枪声却剧烈起来,那时除了一些落伍掉队的人员外,部队都已渡河去了。

“来了!来了!后面敌人来了!”枪声突然而起,一个通讯员急急的报告军团首长。那时队伍除警戒部队外,都在甜睡中,被枪声所惊醒,急急的登山抵抗,给敌人以痛击。飞机也来了!给我们以轰炸。这一场剧烈的掩护战,依靠着全体同志的勇敢,与敌人肉搏数次,剧战一小时,将敌人打坍,相当制止了敌人。

敌人本来并不强,不过八军团的任务不是消灭他们,再,队伍已全数渡过湘江了,掩护的任务已完结了,于是节节抗退,卒能安全渡河,艰苦的完成了掩护的任务。

过湘江后,全州方向的敌人向我右翼友军阵地攻击更猛,但不能占领友军阵地,我们则安全的通过,随主力向兴安县附近之越城岭山脉前进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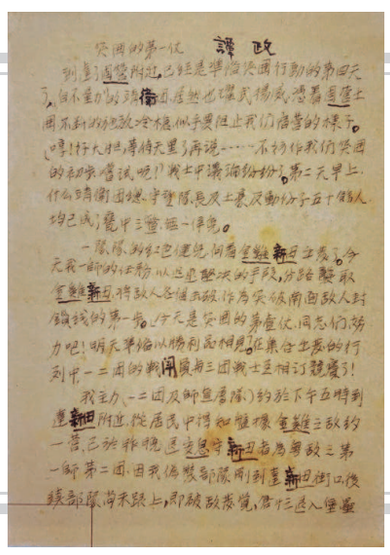
至此三四十万的敌人,对我们的四方八面围攻,现在都落在我们的后头了,敌人的天罗地网,被我们冲破了!

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湖南敌人几句话:

是的,你们等我们好久了,你们请我们快来,我们来了,你们为什么又走了呢?

▶张爱萍《彭军团长炮攻大来圩》手稿

▼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吃剩下的半截皮带,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品



◀谭政《突围的第一仗》手稿

博物馆藏品

使用的留声机,中国人民革命军事

▶红二军团红六军师长王一鸣